



方 昂詩選 (1992-1999)

【導 讀】

方昂 (1952-)，本名方崇僑，出生於檳城，祖籍廣東惠來。馬來亞大學數學系畢業，現職馬來亞師範學院講師。作品曾獲兩屆星洲日報新詩推薦獎，著有詩集《夜鶯》(1984)、《烏權》(1990)、《白鳥》(1992)、《簷滴》(1993)、《那乳頭上的毛》(2001)。本輯所選六首詩，全出自《那乳頭上的毛》，分別代表了「現實批判」與「生活抒情」兩路筆法。

〈讀《憂國》〉和〈遲浩田在東京和橋本龍太郎握手〉是深具批判力道的詩作，譏諷了日本軍國主義在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的惡行，以及日本政府對戰爭的無恥態度。方昂並沒有單刀直入，反而採取較迂迴的角度，從切腹自盡的三島由紀夫建立起日本武士的精神和形式，在此特別強調了曾經進出中國的武士刀和陽具，「一無顧忌地／賁起」。愛國主義者三島由紀夫所崇尚的傳統武道精神，早已淪為蠻橫粗暴的武力，更蘊藏著一股粗鄙的性慾。此詩當然少不了反諷的字眼：「但我終究得為一切道歉／雖然事實與幻覺／糾纏如你腹中蠕動的刀與腸子」，「你寬宏的胸襟和大量的血」。這番卑劣的言論、日本武士的暴徒特質，以及《憂國》的愛國精神，三方緊密糾纏，形成尖銳的矛盾，和自我嘲諷。其敘事結構的設計，別具心裁。

到了〈遲浩田在東京和橋本龍太郎握手〉一詩，方昂深化了

批判層面，將現實的假設和歷史的事實混合成一體，以禮相待的外交場合，竟然跟以性相待的慰安經驗兩相對照，突顯其卑劣之心。中國人和日本人的歷史意識，寬容與無恥，是更深刻的對照組合。此詩用「世界的反應」來結尾，有畫龍點眼的作用，所謂的國際政治，豈有公理與正義可言？無非是利害之算計而已。

〈舞劍〉、〈端午十四行〉、〈家居〉、〈女兒〉雖是抒情小品，卻能顯現出方昂在詩歌語言方面的駕馭能力。〈舞劍〉寫的是已故的母親，在其漫長的生命歷程中，獨取舞劍一鏡：「七十二歲的母親沉浸在二十七歲的劍訣中」，年邁的形軀經由劍勢的昇華，還原了神采。不朽的形神，隨劍揮舞。這一刻「世界上只我一人保存著了」，以後再也很難向孩子重述「在清新大氣中專心畫圓弧的媽媽」。這個由方昂獨自佔有的記憶片段，即是某種永恆，這種心情暖暖流動在字裡行間，表現得十分自然。〈端午十四行〉為了融入粽子的寓意，以及中華傳統文化的延伸，因而多了兩分刻意，卻也透露出難得的巧思，粽子和墳墓之間，除了形似，同時也暗示了種終結的意思。

以日常家居生活的題材入詩，本來就有很高的難度，但方昂對此反而特別拿手。〈家居〉一詩，寥寥數語，即營造出悠悠的寫意心境；如此乾淨俐落的敘述語言，流暢的運鏡，正是方昂短詩魅力之所在。〈女兒〉一詩，透過偷看日記一事，非常細膩、生動的刻劃了父親的幽微心思——從吉他的挑釁、青春豆的斜睨，到踏入禁區，方昂逐步逼近，又逐層剝開那一顆充滿攻略和防衛的，矛盾的嚴父心理，寫活了「一個誤踏地雷的父親」，在許多細節之處，流露出過人的洞悉力。

方昂的長詩可以針對現實題材重拳出擊，在談笑間命中日本軍國主義思想的要害，果有舉重若輕的本事。其短詩，往往從關

鍵的角度切入，捕捉最具神韻或打動人心的一幕，輕巧俐落，有獨到之處。

讀《憂國》(1992)

《憂國》乃三島由紀夫作品，寫一日本軍官切腹自殺事件

在屋裡深長的天井下讀
三島由紀夫的《憂國》
鐘擺的滴滴答答敲擊著
昏黃的夕照……精神漸漸恍惚
書頁窸窣窸窣，愈翻愈響
愈響愈大，脈搏
就滲出一絲微甜的腥味……

三島由紀夫的五官漸次浮現
濃黑的眉毛，鷹鉤的鼻子
雪白和服裹著精壯的身軀
猥褻的三角地帶，一支武士刀
曾經進出中國的陽具，一無顧忌地
賁起

他嘿氣開聲
一番一揚，刀光綻開
武士刀突然就抵在我肚腹上
一片海棠葉的胎記
脈搏急鼓般響起

狹長的金屬悄悄吻進柔軟的腹肌
冰冷的鋒刃貪婪地吸吮肉體的溫暖
劇痛如漲潮，迅速淹沒我全身
「你看，那血液如花，鮮紅地綻開
痛苦的極致貫通喜悅
死亡就是美麗的了……」

三島由紀夫無鬚的嘴唇反復地翕動

「其實都是想像……
一如我的陽具從未進入你的肉體
一切都是歷史虛幻的想像
想像是蠶，它不斷
齧食脆弱的海棠葉」

刀鋒深入腹腔，洩向肝臟
三島由紀夫的聲音斷斷續續
「但我終究得為一切道歉
雖然事實與幻覺
糾纏如你腹中蠕動的刀與腸子
你勢必忘卻痛楚，讓血液沖淡記憶」
武士刀割破橫隔膜，大腸
翻湧而出，血污噴濺了他一臉

「到最後只剩大和魂、天皇
靖國神社，以及——」

刀鋒切穿肚臍

「你寬宏的胸襟和大量的血」

血霧驀地漫天爆開
三島的頭顱騰空躍起
武士刀一閃而逝
千鐘轟鳴……

餘音嫋嫋，彷彿從地底傳來
脈搏漸漸復甦，漸次清晰
血腥從嗅覺飄散
我俯身桌上，倒翻的紅墨水
染紅了《憂國》，滴落一地如櫻花
屋外傳來一聲悶雷，雨聲
車聲，人聲……
鐘擺一次又一次有力地響著

舞 劍 (1995)

青草味的陽光中媽媽手握劍訣
木劍緩緩地挽出一朵劍花
七十二歲的母親沉浸在二十七歲的劍訣中
她的眼神她的姿態
是消逝的河流中沉落床底的鵝卵石
沉落……沉澱在我潛意識的底層

媽媽已不在人間……

我無法向孩子憶述那個早晨
那個早晨的輕風、鳥囀、年輕的陽光
媽媽一絲不苟的動作

在我有限的生命中
我某種生命的姿態，在某一刻
將攫住我孩子的注意，輕輕
沉澱在他潛意識的底層

而媽媽已不在人間……

我必也離開塵世，離開這片媽媽呼吸過
沾過她溫暖的足跡，映過

她美麗的身影的草地

我的肉體將融化於泥土

但攜帶著我某一刻獨特的生命姿態，我的
孩子將繼續踏步，繼續生活在地球上

作為我記憶一部分的媽媽

將成為記憶中的一小點

在那一點裡

媽媽緩緩地挽著劍花

遲浩田在東京和橋本龍太郎握手（1998）

中國國防部長遲浩田於中日和平友好條約簽約二十周年訪日
與日本首相橋本龍太郎會面

如果不是遲浩田，而是我在東京
面對橋本龍太郎這樣的一個日本人 如果
保護我的不是筆挺的軍裝而是
當年被扯破的褻衣 如果
針對雙邊關係發表演講
我發出被蹂躪時的呻吟 如果
我戴的不是微笑而是
武士刀克嚙一聲時的駭懼 如果
橋本龍太郎然後親切撫摸我腹中的孽種
正色地安慰：一切在歷史的教科書中已經糾正……

世界的反應（包括很久很久以前聯軍的八國）
是驚歎（一個充滿歷史意識的中國人！）還
是驚喜（一個充滿歷史意識的日本人！）

家居 (1998)

家人 都不在家的清晨
陽光在庭院
舔小狗的蟲子
麻雀啄風的尾巴
報紙睡在地上

電話安靜地嘀咕
文字和筆在稿紙上捉迷藏
靈魂悄悄出竅
在書櫥、陽臺、廚房、孩子的玩具室
轉悠了個圈
溜回身體

女 兒 (1998)

她用吉他撩撥野火的
節奏，一次又一次挑釁我
的神經

她的青春豆
斜睨我，微墳的胸脯
提醒我

赤身憨胖的小女孩
走失在曲折的長廊裡
黑白分明地
她的眼瞳與我對視

我小心翼翼地踏入禁區
當年無知的卵子和精子
已長成亭亭玉立的方塊字
——偷看日記是無恥的！

一個誤踏地雷的父親
我抓緊手中又惶惑又羞愧的籐鞭

端午十四行（1999）

唯一懂得縫製粽衣的
母親離去後，就沒人再提端午
妻子照常煮飯，燒菜
以月尾的口氣提醒我，該買（糯）米了……

一直想嗅出我詩中粽香的
母親，年年以驚人的毅力
裹出二千年來一模一樣的粽子
如今，她的墳墓睡在南山平原
恰似一粒面北的粽子
大地覆蓋她以肥沃的黃土
包裹她以青草的粽衣 而時間
不斷齧咬她的骨髓如蛀蟲，就如
當年我們不斷齧咬她
裹在粽子裡的愛……